

英语修辞赏析



范家材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英语修辞赏析

范家材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 205 号

内容提要

本书从西方修辞学的发展渊源入手介绍,就交际修辞与美学修辞两大方面向读者展现了英语修辞的丰富内涵。恰当的例句和短文紧扣相应的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便于读者在提高修辞素养、扩大词汇量的同时,拓宽文化视野,增强阅读理解能力。内容编排侧重实用,所引例文以新闻语体为主,以文学语体为次,选例主要摘自 90 年代初的英美报刊,时代气息浓厚。

本书可供中等以上水平的英语学习者进修或鉴赏,也适于用作相应水平的英语修辞学参考教材。

英语修辞赏析

出 版: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淮海中路 1984 弄 19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排 版: 上海虹桥快速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254000
版 次: 1992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1992 年 6 月 第 1 次
印 数: 1—12500
沪 目: 264—82
ISBN7-313-00769-8/H·31
定 价: 4.90 元

前 言

一般的英语学习者往往认为,当务之急是扩大词汇量,而修辞则属锦上添花,不妨留待他日。这实在是一大误解。其原因在于不了解什么是修辞,以为修辞是用来美化语言的,而不是语言的本体。

什么是修辞?修辞就是依据题旨情境,恰当地选择语言手段,选择表达方式,以有效地表达思想感情。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选择就是修辞,加强表达效果就是修辞。因此,语言本体中不能没有修辞。

正如吴新祥教授所指出,“英语作为一个巨系统,至少包括三个子系统:语言符号系统(semiotics),语义系统(semantic),语用修辞系统(pragmatics and rhetoric)。”笔者认为,一方面,这三者互有不同,初级阶段的学习侧重前者是合适的,中级阶段的学习兼顾后者也是必要的。贯穿始终的则是语义系统;另一方面,这三者又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本书的基本出发点即在于此。

修辞的研究,大凡以文学、尤其是以古典文学为主。本书侧重实用,所以研究对象以新闻语体为主,文学语体为次。所引例证泰半取自90年代初的报刊,其中征引和参考最多的是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Time, Newsweek, 和台湾联合报系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文周刊》。本书的宗旨,是从赏析入手,着眼于:(1)提高修辞素养;(2)扩大词汇量;(3)拓宽文化视野;(4)增强阅读理解能力。同时也小结了笔者的部分教学经验。

出于语用学的考虑,本书以修辞为中心,有意尽可能多介绍些背景知识。语用学中有个重要概念——语境。语境又分两类: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指交际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指言语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境。因此,拓宽文化视野和提高文化素养是掌握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学英语》主编翟象俊教授为本书作了全面校订,《英汉大辞典》主编陆谷孙教授校订了本书第二十章第一节“头韵”,林璿珠副教授和学者朱嘉麟先生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周泽浩先生及沈薇女士为笔者提供并核对了大量资料。阮忠及褚碧波先生协助美工。美国Eva F. Sundeen女士详尽释疑。对以上各位的鼎力襄助,笔者铭感不尽。

疏阙之处,谨请识者指正。

范家材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Introduction)	(1)
1.1	西方修辞学的脉络	(1)
1.2	交际修辞与美学修辞	(1)

第一篇 交 际 修 辞

第 2 章	词的内涵意义和对应关系(Connotation and Equivalency)	(19)
2.1	内涵意义的两个层次	(19)
2.2	英语和汉语在语义上的对应关系	(21)
第 3 章	用词精当(Choice of Diction)	(28)
3.1	鉴别语义内涵的差异	(28)
3.2	追溯词源,分析词根、词缀	(35)
3.3	追溯历史渊源,理解现行词义	(37)
3.4	重视感情色彩	(39)
3.5	巧用一词多义	(40)
3.6	借助意象	(43)
3.7	注意口语体	(48)
3.8	特殊处理异形体	(52)
第 4 章	洗 练(Brevity)	(54)
4.1	准确使用内涵丰富的词语	(55)
4.2	灵活运用专业语汇	(57)
4.3	局部言传,整体意会	(59)
第 5 章	外来词的修辞功能(Load Words)	(65)
5.1	英语吸收外来词的主要途径	(65)
5.2	外来词的修辞功能	(65)

第二篇 美 学 修 辞

第 6 章	比喻:(Figure of Speech)	(75)
6.1	比喻研究:历史的轨迹,当代的视角	(75)
6.2	比喻:基础和要素	(76)
6.3	明喻	(77)
6.4	隐喻	(81)
6.5	提喻	(95)

第 17 章	重 尾(End Weight)		(196)
第 18 章	语音修辞(Phonetic Rhetoric)		(201)
18.1	头韵		(201)
18.2	半谐音		(208)
18.3	拟声		(212)
主要参考文献			 (215)

第 1 章 绪 论

(Introduction)

1.1 西方修辞学的脉络

英语修辞学的理论源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古典修辞学;后者的经典著作就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B. C.)的《修辞学》(*Rhetoric*)。亚里士多德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修辞学与辩证法匹配……所有的人几乎都要用到它们,因为每个人都要试图讨论问题,确立主张,保护自己,驳倒他人。”

这清楚地表明了修辞学思维的目的型特征:修辞学以语言的使用作为手段来影响读者或听者为其目的,而分析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便构成了修辞分析。这也正是本书的出发点和归宿。

西方古典修辞学有两大传统:人文传统,文体风格传统。这两大传统绵延更迭,在 20 世纪西方新修辞学中,体现为相辅相成的两大分支:^①

(1)语体文体修辞学(*Stylistics*) 其中,语体部分研究语言在不同的交际领域中所形成的功能分化,如科技语体、公文语体、新闻语体、法律语体、口语语体等;文体部分则研究文学语言与风格,包括个人风格与时代、流派风格。

(2)人文修辞学(*Rhetoric*) 重点研究控制读者或听者反应的技巧,具体包括:语言符号在各种交际活动中的影响力,深化认识和影响感情的手段,劝说的各种论辩技巧,表达内容与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等。

本书的内容在宏观脉络上属于人文修辞学,但侧重新闻语体的例证和赏析,因而又渗透着语体文体修辞学中的某些因素。

1.2 交际修辞与美学修辞

在人文修辞学的范畴内,英语修辞包括两个基本侧面:一是交际修辞(*Communicative Rhetoric*),一是美学修辞(*Aesthetic Rhetoric*),亦即现代修辞学一代宗师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所提出的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

交际修辞,在内容的表达上偏重于炼字锻句、明确流畅,在形式的结构上偏重于平匀缜密、严谨妥贴,总体上讲究逻辑思维,叙述准确,鞭辟入里,以有效地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

美学修辞,在运用逻辑思维的同时,偏重于随景应情,运用想像和联想,通过

辞格(figures of speech)唤起生动的意象,使语言文字新鲜活泼,意蕴优美,发挥更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取得艺术性的表达效果。

有一种广泛存在的看法认为,只有运用辞格(比喻、借代、提喻、拟人、讽喻、代换、婉言、迂回、对照、反义、夸张、曲言、双关等)才是修辞,修辞就是美学修辞,交际修辞应被排斥在外。这种看法恐怕是有失偏颇的。

另一种看法是,交际修辞是存在的,但属于低级阶段;美学修辞才属于高级阶段,高低有别,泾渭分明。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④

下面,我们通过一些例子的讨论来认识交际修辞和美学修辞的分野及其相互渗透的关系。

1.2.1 选择就是修辞

美国著名作家、耶鲁大学教授西格尔(Erich Segal)的小说 *Man, Woman and Child*,说到贝克威思夫妇婚后度过了十八年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有一天丈夫突然承认,在出差法国期间,他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外私情,妻子感到如雷击顶,夫妻关系顿时濒临崩溃。以下是原文节录:

Husband (H): Honey, I gotta talk to you.

用 gotta 不用 have got to 表示亲密,随便。

Wife (W): Sure. Is something wrong?

遣词准确。用 something 不用 anything,因为丈夫说“我一定要跟你谈谈”,妻子预感有事。

另例: Is there **anything** to eat? (=I'm hungry!)无预期。

Is there **something** to eat? (=I can smell food!)有预期。

H: Well, sort of. Yes.

心情复杂、措词困难的谈话开始了,所以用 Well 开始;先想淡化一下气氛,用 sort of,后一想,事情是严重的,不容躲闪,不如爽快地正视现实,用一个严肃的 Yes。

W: Bob, something in your voice scares me. Have I done anything?

表示吃惊、惶恐、不安,用 scare,不用 frighten,terrify 等同义词,因为 scare 比较 informal and mild,分寸最恰当。“我做了什么严重事情了?”anything 用得好。此处 anything 不是“任何事情”,而是“严重事情”。

如: I was cut a little in the fight, but it wasn't **anything**.

我在搏斗时破了一点皮,不**严重**。

He isn't **anything**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他在当地政府中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人。

H: No. It's me. I've done it. Sheila, remember when you were pregnant with Paula?

三个短句,三个句点,表示丈夫无可推诿,急于认过的心情。转入回忆中的背景。

W: Yes?

让他说下去。必是上升语调。

H: I had to fly to Europe—Montpellier—to give that paper...

当时我必得飞去欧洲——蒙彼利埃——去宣读论文。注意,在提到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时,前后用了两个破折号,表示在回忆中一步步走近婚外恋的现场,甜蜜、苦涩、歉疚、悔恨,真是百感交集,不知如何措词才能把事件的冲击波减小到最低限度。种种迟疑与犹豫,用破折号表现出来了。

W: And?

妻子情知不妙,急于了解真相,不暇多说,只用一个词敦促交代。

H: I had an affair.

伸头一刀,缩头一刀,不如咬咬牙,一语道破。句子贵在短,因为阵痛难熬。注意:英语中的 affair(事务)与法语中的 affaire(风流韵事,短期私通)出自同根(古法语中的 afaire,意为 to do)。“恋爱/桃色事件”完整的说法是 love affair(英),affaire d'amour(法),但如指婚外事件,通常省 love/d'amour。所以,I had an affair. 用词准确。

W: No. This is some terrible joke. Isn't it?

此处 No 不是否定词,而是感叹词,表示惊讶、怀疑、惶惑(astonishment, skepticism, bewilderment)。

H: No. It's true. I—I'm sorry.

此处 No 是否定词。不是开玩笑。破折号表示感情沉重。不能设想没有这个停顿。

W: Who?

完整的句子应是 Who was the woman that you committed adultery with?

H: Nobody. Nobody special.

普通的人,没什么与众不同的。如说 Somebody,则表示此人在自己心中很有份量,那就必定使得妻子更加妒火中烧。现在用了 Nobody 表示露水之情,不足介意。

W: Who, Robert?

一见丈夫支吾,妻子急了,再追问一声,谁。并且把亲昵的 Bob 改称 Robert,以示感情的变化。

H: Her—her name was Nicole Guirin. She was a doctor.

说出名字前用破折号,表示和盘托出还是有痛苦的。

W: And how long did it last?

持续多久?普通的白话,但在此特定情景中,盘诘的口吻显而易见。

H: Two, three days.

two 和 three 之间,省了个 or,表示小事一桩,无须深究。力图轻描淡写。

W: Two days or three days? I want to know.

妻子认真,细节必究,or 就不能省。非但不省,还要补足两个 days。

这是家庭道德法庭上的审讯，该严肃，所以问 Two days or three days? 一丝不苟。接着是一字一顿、掷地有声的 I want to know, 一听全是白描词句，属于交际修辞，但是远远胜于任何精心雕琢的辞格。

H: Three days. Does all this matter?

言下之意是：细微末节，何必追究。

W: Everything matters.

一主一谓，全句两个词。越短越有力。表现出妻子的愤怒、威严、锋利。

I thought our marriage was based on total honesty. Why didn't you ever tell me?

不说你不忠贞，而说我原以为我们之间是赤诚相待的。从正面表示过去的误解，代替从反面发泄当前的怨恨，显示出知识分子家庭关系中的素养，符合人物的特征。满腔委屈见于 ever 一词。

H: I was waiting for the right moment.

苍白无力的辩解。

W: And ten years later was the right moment? No doubt you thought it would be easier. On whom?

十年之后时机就恰当了？

有了第三者，必须揭开疮疤。对你，对我，对她？对谁好受些？(Easier on whom?)

H: I didn't want to hurt you, Sheila. If it's any consolation, that's the only time.

有罪的丈夫竭力想安慰妻子，但说出来的只可能是像前一句那样的废话。

第二句中 if 和 any 都用得好，“倘若”、“万一”、“任何”——姑念只此一次，能否稍有宽慰？

W: No, it isn't any consolation. Once is more than never.

断然粉碎幻想。这种事本该从不发生，一次也不能原谅。

通常说 more than ever. 如：I love you more than ever.

现在，处于特定情境，Once is more than never. 应景生情，增加一个字母，满腔愤慨就溢于言表了。用词精当，给小小一词，加上千钧份量，这就是交际修辞渗透于美学修辞。

H: Sheila, that was so long ago. I had to tell you now because——I mean... She's dead.

借助标点，表示心知下文更加难以启齿。她已死了。一主语一谓语，表示 a cold fact.

W: For God's sake. Bob, why are you telling me all this?

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称呼又从 Robert 回到昵称 Bob。

H: Sheila, I am telling you because she had a child.

主题出现。注意：I am telling you..., 而不是 I'm telling you. 表示我现在郑

重相告，一旦用了缩略形式，就显得心情轻松了。只差一个字母，但口吻、气氛迥然不同。

W: And we have **two**—so what?

注意 a 的精妙。上句中，丈夫说 She had **a** child, 他是以属概念 (generic use) 来理解和使用 a 的，表示同类事物中非特指的一个；妻子则把 a 理解为基数概念 one。因此，反问 We have **two**. 那又有什么呢？一个不定冠词，加强了戏剧性。

H: He's mine. The boy is mine.

主题出现。The boy 和 He 指称对象同一，同义重复；用 is, 不用 's, 以示严肃。

W: Oh, no, it can't be true.

在事件严重性的震撼下，妻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了感叹词 Oh.

H: Yes, it's true. I didn't know **about** him. Sheila. Please believe me.

用 know about, 不用 know of. 前者表示“知道关于……的情况”，后者意为更深入一些的了解。如：

The police know **of** his activities, and are watching him.

What do you know **of** this theater company?

As I know more **of** mankind I expect less of them, and am now ready to call a man a good man more easily than formerly. (James Boswell: *Life of Johnson*)

随着我对人类了解越多，期望越低，现在说人家是好人，比过去容易多了。

回到原文，选用 know about, 不用 know of, 表示一无所知。既符合事实，也可能易于得到谅解和宽恕。这表明，遣词的选择就是修辞。

W: Why? Why should I believe anything you tell me now?

should 带虚拟语气，表示感情上难以接受。

H: Sheila, listen—

还想解释。

W: No. I've heard enough.

断然关门。丈夫说 listen, 妻子说 hear. 前者是听的过程，后者是闻的结果。这是英语中的 ABC, 但用得恰到好处。

W: Bob, why 'd you have to tell me? **Why?**

妻子疑窦丛生。—have to—触及实质性问题。

H: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And because I somehow thought you'd help.

前一句用现在时态，后一句用过去时态，转得好极了。前者表示现在自己还是不知所措，语言文字毫无虚饰，易于获得怜悯。后者表示你不会帮助我了，不寄希望了，反而激上一将。

W: You can't know how it hurts. I trusted you. I trusted. —

激将的结果，现在轮到妻子辩白了。妻子述怀，重复 trusted, 表示方寸已乱，不能从容表达了。因为妻子也是知识份子。重复用词，修辞之忌。现在顾不得叠

用一词,预示女人色厉内荏,阵脚动摇了。接着是删节号,可能涕泪俱下,痛哭失声了。

H: Please, honey. I'll do anything to make it right.

丈夫保证 do anything。可称坚决。

W: You can't.

can't 不是指你能力不行,而是指没有可能性。

can/could 表示可能性,如:

The problem **can** and must be solved.

这个问题**能够**而且必须解决。

Can the news be true?

这消息**会**是真的吗?

You **can't** be hungry yet; you had a big cake only half an hour ago.

你**现在还不可能**饿,半小时前你才吃过一只大蛋糕呀!

One **cannot** have done it single-handed.

谁**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做成这件事的。

Nothing **could** be more wrong.

错误之大,莫过于此。

回到原文,丈夫尽管主观上努力想挽回,但妻子的感情创伤难以愈合。所以丈夫的保证 Make it right 客观上**不可能**实现了。

H: You don't mean that you want to split...?

split 指离婚, divorce 说不出口。

W: Robert, I don't have the strength right now. For anything. You could do me a big favor.

转口又称大名 Robert, 表现出妻子经过感情波动,又冷静下来,重新考虑两人关系。所以不用昵称 Bob。精神几乎崩溃,无力应付了。For anything, 含蓄得好,可以理解为:暂无精力提出离婚诉讼。

Do me a big favor. 帮我大忙。事态似乎突然出现转折的可能。

H: Anything?

急切之至。

W: Sleep in your study, please.

卧室分开。丈夫一听 a big favor, 原以为有机会可以表示悔改,不料分居就是妻子最大的渴求。裂痕终难弥合。此章戛然而止。

以上引文表明,认为只有唤起联想、运用辞格才算修辞、才有艺术感染力的看法错了。这段引文都是简言白语,平铺直叙,不修词藻,不设譬喻,但是在炼字锻句、标点、句型上准确有力,流畅精当,这就是发挥了交际修辞的功能。遣词造句本来就有个选择的问题,选择就是修辞。

交际修辞不同于美学修辞,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提法。一切服从于特定的题旨情境,舍此就无标准可言。以上引文中的词句,用在别处可能淡而无味,但是用

在上述特定的情境(丈夫坦白外遇)中,却是一段精采纷呈的对话。人物的性格、处境、表层的说白、深层的潜台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那么,交际修辞的作用是不是仅限于传情达意呢?不止于此。只要紧扣情景题旨,遣词造句朴素、坦率、准确、流畅,就有美,就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设想上述对话中,如运用了什么明喻、隐喻、婉语、曲言之类的美学修辞手段,浓厚的生活气息就会荡然无存,这悲剧就会变成一场闹剧!

结论:交际修辞与美学修辞是修辞的两大分野,两者各有侧重,不能替代,却又相辅相成,相互渗透。但交际修辞中的遣词造句是基础、前提。语言的基本功即在此锤炼!

1.2.2 交际修辞与美学修辞的分野和交融

再换一个角度来观察交际修辞与美学修辞间的关系。交际修辞所侧重的明晰、准确和美学修辞所讲究的生动、形象,是不同形式的美。在某些题旨和情景中,平白、流畅、朴素之美是一种更难表达、更为感人的美。至高境界,须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方能形成。以下例子引自 Erich Segal 的名作 *Love Story*, 描述一对恋人举行婚礼。牧师的一大通老生常谈免了,不落俗套。在场的仅六七位亲友。新人自选诗句,当面盟誓。主婚人的开场白只两句话:

“Friends,” said Mr. Blauvelt to the others, “We are here to witness the union of two lives in marriage. Let us listen to the words they have chosen to read on this sacred occasion.”

“朋友们”,布劳维尔特先生向来宾们说,“我们今天来为一对男女结为夫妇作证。让我们来听听他们在这个神圣的时刻所要朗诵的诗篇。”^⑧

(舒心、郭以迪译,下同)

动词 witness, 宾语 the union of two lives in marriage, 状语 on this sacred occasion, 遣词造句极其准确,属于典型的交际修辞——明白,朴实,庄重,完全符合主婚牧师的身份。

The bride first. Jenny stood facing me and recited the poem she had selected. It was very moving, perhaps especially to me, because it was a sonnet by Elizabeth Barret:

新娘先来。詹妮面对我站着,朗诵了她选的诗。那真是感人,特别是对我,因为那是伊丽莎白·巴雷特写的一首十四行诗:

交际修辞——新郎尽管内心激动,还是控制住感情,平实叙来,不用华美辞藻或多彩的辞格。

When our two souls stand up erect and strong,
Face to face, silent, drawing nigh and nigher,
Until the lengthening wings break into fire...

我们俩的灵魂昂然站起、挺然而立,
面面对,默默无语,愈靠愈近,

直到伸长的翅膀爆出了火花……

美学修辞——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段，有隐喻(soul, wings)，对偶(face to face, nigh and nigher)，半谐音押韵(nigher, fire)表现出想象的腾飞，感情的升华。

From the corner of my eye I saw Phil Cavilleri, pale, slack-jawed, eyes wide with amazement and adoration combined. We listened to Jenny finish the sonnet, which was in its way a kind of prayer for

我从眼角里瞥见菲尔·卡维累里[按：新娘的父亲]，脸色发白，嘴巴也没有闭拢，眼睛睁得大大的，又是惊讶，又是崇敬。我们听着詹妮念到最后两句，那简直就是一篇极有特色的祷告，她祈求：

交际修辞中渗透出美学修辞。表面上只运用一个 prayer 的隐喻，其他是朴素的白描。但是，新娘父亲的表情形象地折射出抒情婚誓的感人力量。交际修辞中的普通名词 amazement and adoration 和美学修辞中的喻体 prayer 前后呼应，相互映衬。

A place to stand and love in for a day,
With darkness and the death hour rounding it.
有个地方可以安身并相爱。哪怕一天也罢，
哪怕一天之后便是黑暗一片，死期到达。

美学修辞的发挥想象——殉身相爱。darkness and death 本是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丑恶时刻，但却被爱情征服，而成了人世间最美的瞬间。与之相衬托的却是极平淡的用词 a place to stand and love in for a day. 美学和修辞学中的平易和奇警、沉郁和绚丽，在对立中得到和谐的统一。

Then it was my turn. It had been hard finding a piece of poetry I could read without blushing. I mean, I couldn't stand there and recite lace-doily phrases. I couldn't. But a section of Walt Whitman's *Song of the Open Road*, though kind of brief, said it all for me.

接下来轮到我了。要找一首我能朗诵而不会脸红的诗，那是很难的。我是说，我就是不能站在那里念那些姑娘气十足的诗句。那我不行。不过惠特曼的《大路之歌》里有一节尽管好象短了些，却替我把话都说了：

有两处美学修辞。一处是 Lace-doily phrases. lace 是镶嵌的花边，doily 是吃点心时用的装饰性小餐巾，搭配在一起借代纤细的柔情，要表达这种柔情，憨厚敦实的男子就勉为其难了。

can/could 在这一例句中的准确含义是：从内心感情上可以接受，可以做到。他例：

You can/could hardly blame him for doing that.

因为做了那件事而责备他，是不大说得过去的。

I can't/couldn't take your gift without repaying your kindness.

我可不能受之无愧拿你的礼物。

I can/could forgive anything but that.

我什么都能原谅,就是不能原谅那种事。

回到原文:

I couldn't read a piece of poetry without blushing. I couldn't stand there and recite lace-daily phrases.

(1) could not 非常确切地表示出内心感情上别扭,就是做不到,是交际修辞。

(2) I couldn't..., I couldn't... 复叠 (repetition) 是美学修饰,透出了新郎腼腆的率真,蕴含了男子憨直的美。交际修辞和美学修辞在这里相互交融和渗透。

下面一句话语简单和明了到了极点,但透出了一片真诚:

(Whitman's poem)...though kind of brief, said it all for me...

纯净的心,朴素的美,只能寄寓于直率、平实、自然的语言 (plain language)。正是在此处,交际修辞发挥了最感人的艺术效果。

...I give you my hand!

I give you my love more precious than money,

I give you myself before preaching or law;

Will you give me yourself? Will you come travel with me?

Shall we stick by each other as long as we live?

我把我的手伸给你!

我把我的爱情给你,那比金钱还珍贵,

我把我自己给你,请教理或法律作证,

你肯把你自己给我吗? 你肯和我携手同行吗?

我们能不能彼此相守不移,白头偕老?

新娘的婚誓借用了布朗宁夫人(1806-1861)的十四行诗,感情炽烈,有一种奉献的悲剧美。新郎的盟誓则借用了惠特曼(1819-1892)的诗,感情质朴,令人联想到中国古代《诗经》中的词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古今中外、时间和空间的跨度,都被共通的感情超越了。在诚挚中表露了一种本色的阳刚之美。这种美此处基本上凭藉交际修辞得到了体现。

I finished, and there was a wonderful hush in the room. Then Ray Stratton handed me the ring, and Jenny and I—ourselves—recited the marriage vows, taking each other, from that day forward, to love and cherish, till death do us part.

我念完了,房间里是一片奇妙的寂静。接着,雷·斯特拉顿把戒指递给了我,于是詹妮和我就自己念了(规范的)婚誓,保证从今以后,相亲相爱,至死不渝。

By the authority vested in him by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Mr. Timothy Blauvelt pronounced us man and wife.

蒂莫西·布劳维尔特先生根据马萨诸塞州授予他的权力,宣告我们结为夫妇^⑤。

最后两段用的都是交际修辞,但文体不同于前文。to love and cherish, till death do us part 其中 cherish 用作 love 的同义词,显得典雅; till death do us part 用了词序倒置的强调结构,显得庄重。而最后一句,不用 power,而用 authority; 不用 given to 或 placed with, 而用 vested in; 不用 state 而用 commonwealth(尤指 Massachusetts, Pennsylvania, Kentucky 和 Virginia 四州)都是为了在修辞上体现出一种法律上的威严之美。

综观全文,仅用 384 个词,成功地叙述了一场动人的婚礼。结论是以下四点:

(1)交际修辞和美学修辞是英语修辞的两个侧面,同时并存,各有特色,不能替代;

(2)两者又相互渗透,用得好,交相辉映;

(3)两者没有高低之分,都可能具有艺术上的感染力;

(4)用得好的标准是切合情境和题旨。

1.2.3 题旨情景决定表现风格,表现风格决定修辞方式

现在让我们从论说文的表现风格这一角度,来观察交际修辞与美学修辞的关系。先介绍一下例证的题材、主旨和背景。200 年以前,独立不久的美利坚合众国就开始了西部疆域的开拓。短短的 60 年(1801-1861)只不过是历史的瞬间,美国却在此期间完成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领土扩张。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和研究,有一种传统的基调,但也有一种崭新的视角。这反映在 M·霍恩所著《西部是怎样真正赢得的》(Miriam Horn: *How the West was Really Won*)一文中。全文是这样开始的:

It is our Book of Genesis(《创世纪》). Our legend(传奇) of Romulus and Remus(古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 The story of the frontier is America's myth of Creation. In those rolling prairies(无垠的大草原) and gold-rich mountains, a new, freer man was born, unhindered(不受拘束的) by tradition, restless and independent, endlessly optimistic, hard-working and unafraid. Living on the "hither(靠近) edge" of wilderness(荒野), in historian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s phrase, the pioneer had "broken the cake(凝结层) of custom" to forge(锤炼) the headstrong(主见很强的) young nation that would become America.

它是我们的《创世纪》,我们的洛摩罗斯与瑞摩斯传奇。西部开拓史是美国式创造精神的神话。在那些绵延起伏的大草原上,在那些遍布黄金的高山中,一种更自由的新人诞生了。他们没有传统的包袱,没有依赖的陋习,充满活力,永远乐观,工作勤奋,无所畏惧。借用历史学家特纳的话来说,西部拓荒者生活在蛮荒“边缘”,“打破了一切固有习俗”,把一个桀骜不驯的新国家锤炼成今天的美国。

全文起端,首先介绍传统的观点,即西部开拓是一首宏伟的史诗。起始三句奇峰突起,上溯混沌初开、罗马创建,俯瞰美国缔造,视野广袤,气度恢宏。此后的两个长句如挟万钧雷霆,如登崇山峻岭,气势澎湃。全段五句(约 85 个词),句句运用美学修辞手段: